

枯木逢春记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七言律诗为唐朝刘禹锡所作。诗的标题很古怪，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乐天是谁？就是大诗人白居易。古代的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个“字”。这个字就是别名的意思。这首诗的标题很长，念起来拗口；但意思却很明白：说的是他同白乐天在扬州初次见面时，两人都非常高兴；喝酒的时候，白乐天作了一首诗赠给他。他为了感谢白乐天，就作了这首诗作答谢。

刘禹锡，河南洛阳人，唐贞元九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此人很有抱负，曾参与过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到四川、湖南等地，达23年之久，至宝历三年初才被召回京。

诗言志也，常为有感而发。这开头四句是诗人感叹自己被弃于当时荒凉边远的巴山楚水之间的悲怆心情；五六两句，一面自喻为“沉舟”、“病树”，一面以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自然景象，揭示出社会将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结尾两句表示要凭借好友的热情鼓励，以增长精神，激发斗志。

然而 诗人“千帆竞发 万木争春”的臆想 不要说在当时的唐王朝无法实现，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也是没有希望的。不过“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这诗句，却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而且形象地反映了社会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 因而极富生命力 成为千古不朽的名句。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在 1122 年之后，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从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诗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献身四化 振兴中华征途中 才真正是神州大地绽翠英 巴山蜀水映红琼 千江舟帆齐竞发 万年枯木尽逢春。

上面说的是一首古诗，下面且听我说一个人。此人的名字 念起来比前头那首诗的标题还拗口 而他的脾气 古怪得巴山蜀水只一个，人间天上再难寻。此人言不出众，貌不惊人。观其人生 开始是传奇中藏着故事 接着是故事里又出传奇 到后来 枯木逢春绿四海 铁树开花映九天。他的名字 经常排在各国报刊头版头条上；他的姓氏冠名为宇宙里的一颗星……

一 运河砂木头落水 庆胜利喇叭挂花

公元 1971 年腊月二十八日正午，在海拔 1433 米的白云山间，突然钻出一支队伍。他们沿着坎坷不平的路，迤逦行进着。

白云山虽不算高，上下却有天渊之别。山顶上奇峰陡峭，怪石嶙峋 终年不见绿翠 山脚下却又竹木夹荫 溪涧纵横，

派田园风光。不过，终因地势偏高，交通闭塞，除了世代定居的乡民之外，很少有外人往来。

当这支队伍第一次出现在半山腰时，乡民们只是好奇。他们爬山越岭，从四面八方拥来观看。慢慢地，他们对远方来的这些人，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荒山野岭上居然矗立起了鳞次栉比的楼房；不仅如此，他们还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将一条宛如玉带的公路 延伸到了白云山外。后来，四乡八界也都知道：国家要在这白云山建一个叫“红光”的研究所。不过，对几千年来一直用锄头挖地的乡民们来说，“科学”是啥东西？那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式的房子？那里夜间发出的五颜六色的时闪时灭的灯光？仍然是一个谜。

肩挑担子的长长的队伍，晃悠悠地拐过山坳，来到了白云潭畔。原来 这白云山涌泉遍生，飞瀑如练，一条条的山涧 滔滔不绝地向山下奔泻，到半山腰时，依山就势，酿成一个偌大的深潭。红光研究所，就建在这潭的旁边。

这是一支不善挑的队伍。两箩箕砂子，就把一根根背脊压成了一把弓！走在队伍最后边的，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矮个子年轻人。尽管他已累得满头大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还是与前边的队伍拉下了几十米的距离。他那个样子，实在狼狈至极：双手托起扁担，咬紧牙关，踉踉跄跄地移动着两条腿……

“救命啊——”

就在那一条条闪动着的扁担，即将越过潭边，进入建筑工地的当儿，突然从后面传来一声凄厉的哀号！

有人掉潭里了！人们丢下担子，蜂拥着跑向出事地点。

突然间，“嗖”的一声，只见一条红色的影子从岸上斜飘着飞入了深潭之中！

百十双瞪大的眼睛，一齐盯着潭面。然而，波光粼粼的潭面上，除了无数的水泡之外，什么也没有！

白云潭究竟有多深？远近无人知晓！有人说，潭底有个洞，直通到黄浦江口。有的说，前些年有头猪掉进潭里，用百来米的长绳套上齿耙往下捞，也终不见捞着。

嘘！人们松了口气：掉进潭里的人，终于浮出了水面。

救上来了！被救的原来就是掉在队伍最后边那个矮个子年轻人！

此时，他已经昏死过去了。他双眼紧闭，静静地躺在地面上。无数的水珠——是泪？是从潭里沾的水？还是泪和水相加——沿着那张已冻成了青紫色的疲惫的脸往下流。同伴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一边脱下衣服盖在他身上。

“闪开！闪开！”随着喊声，一个穿黄军装，浑身湿漉漉的小伙子，一只手提一箬箕砂子挤到了前边。他将两箬箕砂子倒成一堆，迅速扔掉箬箕，将矮个子俯身砂堆上。说也怪，经他这么一折腾，矮个子喝进肚里的潭水，竟又慢慢地从嘴里倒流出来了。

此刻的白云潭畔，恐怕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最热闹的了：潭的四周聚满了人，路边、山坡上围得水泄不通，喊叫声、跺脚声、叹息声搅成了一锅粥：“掐人中！掐人中！”“笨蛋，快做人工呼吸！”唉，也真可怜，读了一肚子书，到头来还要挑砂子改

造……”

在做了多少次人工呼吸之后，躺在地下的那个人，终于张开了眼睛。谢天谢地啊！

这时，一个身穿红花棉袄的俊俏姑娘，有气无力地挤进人圈，把一堆东西放到了溺水者的身旁。当人们发现那对还在往下滴水的箬箕里的黑框眼镜时，猛然想起那飞进深潭的红色影子，一齐回过头去看。然而，人们只见着一个窈窕的背影。那倩影，在攒动的人群中时隐时现，眨眼间就不见了。不过，那头湿漉漉的秀发，那不停地往下淌水的红花棉袄，已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老同学 你可醒过来了！”黄军装笑着说了这一句之后，立即站起身子，大声喊道：“同志们 战友们 经过全力抢救，古月木易已经安全脱险了！”

白云潭畔，一阵欢呼雀跃之后，人们开始向四面八方散去。

躺在地面上的古月木易已经恢复了知觉，他转过身，双手撑地，忽然大声喊道：“眼镜 我的眼镜！”

“老同学 在这儿啦！”黄军装忙从箬箕里抓过眼镜，递到古月木易手里。古月木易接过眼镜，双手戴在了鼻梁上，他眉峰抽搐了一下，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着，似乎在寻找谁。只是待他的目光转动了一圈之后，突然暗淡了下来，最后落在了黄军装身上，嘴角歪了歪，露出一丝苦笑……

他突然敛住笑，唿啦一声坐了起来，双手撑地，挣扎着立起身子，趑趄趑趄地往前走。

“老同学 我扶你回去吧！”黄军装说着走上前去，一把扶住了古月木易。

古月木易瞪了黄军装一眼，将他推到了旁边，自己弯腰拿起了箢箕和扁担。

“木易 回去歇着吧！”

“木易 你那份我帮你挑！”

古月木易拿起箢箕和扁担，不顾众人的劝阻，转身往回走。

他一扭一拐地走着，留下一串串湿脚印。

这位古月木易，本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只可惜毕业没碰上好时候，读完5年大学之后，恰巧遇上了那个革文化命的运动，起初是被下放到长白山林场接受再教育，继而贬到渤海湾捕鱼捞虾，两年后总算落叶归根，分配来这白云潭畔的红光研究所。那位身穿黄军装的小伙子，名叫朱雨轩，与古月木易是老乡加同学。同窗之谊 本已难得，“老乡”二字 顶得三颗公章。古月木易和朱雨轩的友情，应该亲如兄弟，只不知为什么，古月木易要朝他瞪眼？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到了1973年冬天。经过艰苦创业、白手起家的奋斗，红光研究所除盖起了几万平方米的房子外，还取得了若干项重大科研成果。

边基建，边科研，自然可敬可贺，但也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这一年的12月刚过，静谧的白云潭畔，又变得闹哄哄的了 无数的人 从那些正正方方的房子里走出来 刷标语 扎牌

楼 扭秧歌 扫马路 忙得不亦乐乎。更有几十人 身背干粮，顶着星星上去，踩着月亮下来，在山坳里练嘴巴：大号、小号、螺声、黑管，没完没了地吹！一会儿“嗵嗵打 打打嗵”，一会儿又“罗嗦嗦 拉拉嗦”！把白云潭的水都搅浑了。到了15日这一天，那热闹的规模，超出上海大世界的千百倍。

这天一早，又加了个特别节目：3门大炮一溜架到了白云潭畔。那头戴钢盔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坚守在炮位上，紧张之态，赛过一级战备！到8时20分，突然3炮齐发，锣鼓喧天，号螺长吹，口号天响！原来是省革委会为研究所命名，高举着一块匾到来了。

“大庆式单位”命名暨庆功大会，是在上午9时开始的。会议规格之高，在白云地区从未有过：单主席台就坐了550人！从社员到地区领导，从商业局到屠宰场，从省里到部里，从观摩来宾到兄弟单位代表，一概光临指导。作为东道主的红光研究所，阵容整齐，引人瞩目，所领导和功臣模范全体参加。古月木易也荣幸地被邀请在主席台最后一排就坐。

在那个时候，会议的规格，同时间成正比。送了光荣匾之后就是长达三四小时的“致贺词”“读贺信”这个上去那个下来，直挨到下午4时才转入“会议第二项”！

也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平时默默无闻的古月木易，一举成了这“第二项”的典型。报告人说古月木易有两个伟大：一是掉进白云潭淹得闭了气，活过来又一手撑起扁担，一手提着箕箕去挑砂子，这叫“生命不息 冲锋不止”；二是古月木易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白手起家，艰苦

创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单晶炉自动提拉装置！并宣布：“这是大批促大干的丰硕成果，这是灵辄深处爆发革命的伟大胜利。”

不知为什么，坐在主席台最后排的古月木易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先是两只脚不停地动，伸出去缩回来，继而两条剑眉皱成了一对肉疙瘩，脑袋晃过来摆过去，后来，他突然大喊一声，急急忙忙地向主席台前边奔去！

古月木易喊什么 他说：“我要讲话！”

在那个时候，朋友间聊天都是“两人讲话看对象，三人讲话念文章”，在这种庄严的肃穆的隆重的大会上，未经领导审查讲稿，能让你小小技术员讲话吗？

主持会议的所长金海，两鬓斑白，满脸风霜，是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红军老战士。他一听那喊声，知道要出纰漏，马上把话打住 也大声喊道：“现在进行大会的最后一项 给功臣模范发奖！”

金海这一声令下，顿时爆竹喧天，鼓乐齐鸣，全场响起了巴掌声和进行曲，古月木易那喊，就汇进了这响彻白云山的音流里，你声音再粗也没人听见！

不过，尽管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金海采取了紧急措施，却仍没能堵住古月木易的嘴！

这次给功臣模范的奖品，既新鲜又特别。自然，观众不一定知道内情：这是所党委经过多少个小时的会议才定下来的呢！凡是被评为功臣模范者，每人奖励大红花一朵。花是用2.4米长的红绸缎结成的，象征着每天24小时都一心扑在革

命科研上。但再三强调会后将‘花’送到‘荣誉室’陈列。若据为私有者，立即取消光荣称号！

当古月木易从主席台的最后一排座位上出来，急忙忙地跨越正前边的座位，走到讲台前时，正好发奖开始了。授奖的地区领导，见有人来领奖，忙把双手捧着的大红花授给古月木易。谁知古月木易接过大红花，不但没转身入座，反而跨前一步，对准麦克风就大声喊道：“提拉装置是按机械运动的规律研制出来的，不是批出来的……”

这话一出口，四座皆惊，尤其是从省里、部里来的要人，一个个都吓白了脸。还是金海反应快，忙接过话茬喊道：“对！大批促大干，向古月木易功臣学习！”

朱雨轩见势不妙，忙从主席台边上走到了讲台边，意欲将这位不识时务的老同学拉下去。木头疙瘩古月木易瞟了一眼，像猜到了老乡的来意似的，未等朱雨轩靠近，忽然手一扬，将那朵鲜簇簇红艳艳的大红花，向台下甩去！不偏不倚，正好掉在台前的高音喇叭嘴里！

在那时，要是把大红花摔掉，说不定要判上几年刑。好在古月木易外粗内秀，脑袋灵巧，还好在主席台搭得高，在别人看来，他是无意中失手掉下去的，并不怪罪他。

朱雨轩也很机灵，见大红花被摔到了喇叭口里，忙双脚一跳，跳到了台下。只是，待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大红花从喇叭嘴里提出来时，古月木易已经向观众鞠完躬，转身离开了讲台。

他急忙忙向主席台的最后一排座位走去，边走边嘟囔道：

“哼 批出来的 那我就没有资格戴大红花……”

二 兰婷求偶万里外”古月风雪走单骑

在初冬的夜晚 古月木易突然离开了白云山 到哪去 干什么？连他的同学兼老乡朱雨轩也不知道……

那天上午，古月木易正在拉制一种新型的单晶材料。

拉单晶不比做粉条。做粉条很容易，将豆粉调配好倒进筛粉机里，粉浆哗哗地往外流，流进清水里，捞出来晾干就是了。拉单晶比这难上千万倍。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化满金属的密闭式的熔炉中，拉出一种原子按照统一规格排列的单晶体。除了复杂的技术措施和严格的温度控制外，还要拉得极其均匀。古月木易虽然发明了“提拉装置”但仍然聚精会神，一丝不苟。

到了 11点钟的时候，他看了看桌子上堆放的单晶棒，“叭”的一声 关上了电闸。他生气了：“急需 急需 我加班 加点拉出来 你又不需 你不用 我也不做了。”其实他也是自寻烦恼。那个时候，有几个人的工作是正常的？一天到晚抓革命 谁还管科研？

他关了水，闭了气，收拾完之后，就走出了实验室的门。他刚才打过电话，器件室主任已经下班了。他要去找他：“我已经拉出了这么多 你为什么还不做管子？”

路过传达室时，他见到有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他瞧瞧信封上的字 又看看右下方的“寄信人地址”心里却像初二三的

月亮——不明不白！

古月木易睁大眼睛看，还是琢磨不透。“黑龙江省乌察尔盟农场兰绒”他回忆着几代亲戚，从舅父舅母、姨夫姑爹到外公外婆太姥姥，都没有姓兰的。他又数着自己的同学和朋友，乃至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也找不出这么个姓来。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咔嚓”一声撕开了信封，看看里面就知道了。

倘若古月木易不拆开信封，将它退回原处，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现在，信一开封，他的脸立刻像开水烫了似的，从额头直红到了脖子根上：一张姑娘的照片飞了出来！他急了，以闪电般的高速度，一把抓回了尚在空气中翻腾打滚的“姑娘”，拔起腿就往回跑！

他从传达室的门前，一口气跑回了工作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过了好一阵子，他的心还在“格登格登”地跳，嘴上“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尽管他躲进了屋里，窗帘也关得严严的，但他仍然觉得有无数双亮闪闪的眼珠子在朝着自己转动。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发烧。

直到他“怦怦”的心跳平息下来，才慢慢抽出那折叠成梅花瓣儿的散发出芬芳的信笺。然而，当他摊开信笺之后，那本来已恢复了正常的心率，又突然过速了！

亲爱的木易：

敏姐已将你的情况告诉了我，我是完完全全同意的。如果你也没意见的话，就尽快办好手续来

.....

爱你的婷婷即日

古月木易在屋里来回走动，一忽儿快，一忽儿慢。那洁白的拖鞋底板“吧嗒吧嗒”地拍打着水磨石地面。

怪呀！那吧嗒吧嗒的响声，怎么会突然停止了昵？

古月木易喜好独行独止，不爱社交，尤其是极少同女性来往。半辈子了，只单独同两个姑娘见过面，两次见面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也不过十分钟。而那短短的十分钟，使他产生了今生不再谈恋爱的念头。介绍人把姑娘领来了。她站在他的面前，他一句话也不敢说。几分钟之后，姑娘骂了声“木头疙瘩”，就头也不回地“拜拜”了。而今眼下这位从没有见过面的姑娘，却如此率直，率直得令他手足无措了。

“同意呢，不同意呢？”他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反复问自己。他突然站住了，从口袋里摸出了那张照片。

嗨！还很漂亮的呢！眉毛黛黑若墨，双眼晶亮如星，高鼻梁，瓜子脸，微微上翘的小嘴唇，嘿！还有一对小酒窝儿呢！他不觉笑出了声。

说也奇怪。古月木易自从见了那封信和姑娘的照片之后，一连几天都晕晕乎乎的，就像走进了云雾里。

他坐到桌子前，打开书本，看着看着，书上那一行行的字，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一个小圈儿；那小圈不停地跳跃，最后竟变成了两个圆圆的小酒窝子！他合上开关，接通电源，那连着提拉装置的小马达就“嗡嗡嗡”地旋转起来。他忙俯身去听。听着听着，那轰鸣的马达声，突然断断续续起来，最后竟汇成

了一句话：“亲爱的木易……”

他心烦意乱起来了。他意识到了：必须果断决策，若不来个快刀斩乱麻，速战速决，恐怕自己是什么事情也别想干了。

他分析自己 其一 古人曰：“三十而立”时年已超出了一岁 其二 个儿矮小 外貌不扬 又无活动能力 机会不可多得。他分析她 第一 漂亮 第二 坦率 热情 第三 不见钟情 古今罕见！古月木易把孙子兵法的原则用上了，只可惜在“知彼”这一点上，他并未作真正的调查研究，是靠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何况这婚姻大事，与行军作战有质的区别！除了知己知彼外，还需互相了解，情投意合呀！由于他从战略到战术上都忽略了这一点 以致带来无限的烦恼 这是后话 暂且不谈。

古月木易像解几何题似的，经过一番推断论证之后，当众宣布了答案：两天之内去乌察尔盟完婚。只是，人们感到快得出格了，但愿他一切如愿啊！

古月木易口袋里装着结婚登记介绍信，乐不可支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巨大的蒸汽机头，拉着一长串的车厢，从这个山洞钻到那个山洞 穿过成渝盆地 爬越秦岭 怒吼着跨上黄河郑州大桥，于第三天下午到达了首都北京。为了能尽快见到兰婷，他不出站，不落店，只在服务台发了个加急电报，又匆匆忙忙地登上了北去的旅程。

列车顶着星星 穿行在松辽平原上 寒风料峭 白雪皑皑。已进入了梦乡的旅客，一个个蜷缩的身子，随着车厢的颠簸不停地晃动着。不过，古月木易却是例外，忘了五天四夜的疲

劳，忘记了冷。他满脸红光，双眼凝视着窗外。他心里热着呢！再过一小时，他就要同她见面了！

“吱——”列车放掉余气之后，稳稳当地停靠在月台上，也就在这时，古月木易已经跳到了地面。他见人心切呀！

他踮起脚尖，站在月台上，低头看看手上的照片，又抬头望望熙熙攘攘的人流，他在寻找那照片上的脸！

乌察尔是个丁级站，过往的乘客寥寥无几。古月木易在反复搜索也没有见到那张脸之后，就急忙忙地向出站口奔去，姑娘也许在门口等着呢！

在古月木易出了检票口，也没有找见她之后，就返身站到了台阶上。台阶虽不很高，但在这车站门口也算“鹤立鸡群”了。不管他找她，还是她找他，都是极易发现目标的。

可是，尽管古月木易居高临下，仔仔细细地看，直到人们散尽，也没有见到她的影子！

古月木易可怜巴巴地蹲在台阶上。五天五夜的疲劳，冰天雪地的冷，一齐向他袭来了。他只觉得浑身酸痛，奇冷难当，忙用两条胳膊抱住自己。那左右四张眼皮，也好像突然遇到了磁铁石，拼命地往一块粘……

“大哥！”这声音多好听啊！朦胧中，他见她张开双手朝他扑来。他睁开眼睛寻找，却什么也看不见。

“大哥！”又一声呼唤从背后传来，他醒了，忙揉揉眼睛，转脸向后看。这下他可看清楚：在他的身后，站着个牵马的孩子。

“大哥，要个脚力吧，它会跑得很快的！”孩子不大，最多十

二三岁，说话的口气却同大人一样。

原来是让我骑他的马！古月木易虽没到过这乌察尔，但他在长白山下呆过。除了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汽车外，山区的交通就全靠牲口了。马和牦牛，同南方的人力车一样，可以租用。

古月木易忽地站直了身子，他觉得自己的疲劳和瞌睡，忽然被这孩子和马给赶跑了。

他上了马，慢慢地走着，“也许她还未收到电报吧？”他这样想着，心里已原谅了她。

古月木易不是很高明的骑手，但也在长白山上摔打过两年的。他用腿一挟马肚子，那马就放开四蹄狂奔起来。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粒向他脸上打来，他都不觉得痛。现在他决心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乌察尔农场去。他问过这孩子，从车站到农场只有42.5公里，如果天气好，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赶到的。

说起东北的冷，确实名不虚传，寒冬腊月，河里可以开汽车，平地土冻三尺深。人走在路上，眉毛胡子上都挂上一层白花花的冰霜。现在古月木易骑着马，奔驰在皑皑雪野，那冷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他牵着马，艰难地在山上爬行。虽然遍地是雪，但还没有冻上。他暗暗庆幸自己，倘若再过20天才来，就只有坐雪橇了。

“大哥，翻过这山就到了！”孩子的话刚出口，也就是在古月木易将到达山顶的当儿，突然一团白影从山上飞下来！古

月木易见势不妙，猛拉缓绳，自己也急忙往旁边滚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匹马四蹄腾空，直向他冲来！

本来，那个孩子很机灵，见顾主疲惫不堪的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摔倒，他就悄悄地跟在后边。此时，他见从山上飞下一团白影，忙往上一蹿，跳到了马背上，那马就像利箭般向旁飞去，孩子和马都化险为夷。

古月木易也没事。当那马不偏不倚，正好朝着他冲来时，他就势一滚，也正好避开了。他人本矮小，在大学时又练过体操，加上他脑瓜灵，反应快，何况这样的险情，他在长白山时也遇到过。倘若换上别人，恐怕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古月木易被人从雪地里挟了起来，当他抹掉眼镜上的冰雪，定睛看时，面前除了一匹高大的白马外，还站着个身披白羊皮头戴狗狐帽的人！

“同志，您叫古月木易？”披白羊皮的人问。

古月木易一听，好生奇怪。他仔细看了一眼，竟没有一处与那张照片相似。但他还是脱口应了个“嗯”。

“刚才很对不起，把您撞倒了。”来人脱下狗狐帽，顺手抹去脸上的雪花，嘿，竟是个眉清目秀的姑娘！

“没有事。”古月木易回了一句，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叫玲子，是兰婷姐叫我来的。”姑娘说完嫣然一笑，倒很大方。

“谢谢了。”古月木易也笑了。心想，这兰婷还真细心呢，怕我不知路，派人出来迎接……

有了向导，古月木易自然高兴，正想转身上马时，却被玲

子用马鞭挡住了：“叫这小兄弟回去吧 已经不远了。”

古月木易迷惑地看了姑娘一眼，玲子神态却显得严肃认真，他只好让小孩走了。

“来吧！”玲子拍拍马背招呼道。

“您呢？”古月木易客气地问道。他不敢得罪兰婷派来的人。

“嘿！只有你们这些书呆子穷讲究！”玲子边说边上马。当她骑着马到古月木易跟前时，突然弯腰伸手，毫不费力将古月木易拉到了马背上——

只是，当玲子和古月木易兴致勃勃地走进兰婷的那间平房时 却扑了一个空 见到的 只是一张巴掌大的纸条子。

三 怡春亭畔笑添曲 洞房花烛话终身

古月木易万里迢迢，历尽艰辛赶到乌察尔农场时，满以为兰婷会蹦着出来接他，谁料却不见她的影子。看着古月木易垂头丧气的样子，在一旁的玲子用同情的语调说道：“婷婷也真是 搞这么些鬼花样。”

“什……什么 她在？”古月木易听玲子话中有话 忙红着脸问。

“给 这是她走时留下的 叫你去山东结婚！”不知玲子是害羞呢，还是生了气？随手甩过一页纸，转身进了屋。

木易 电报收到了 我在山东老家等你 快来吧！